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二

列傳百五

史憲誠

子孝章弟憲忠

從新書增

何進滔

子宏敬子全碑

宏敬

韓允忠

子簡

樂彥禎

子從訓

羅宏信

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爲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爲魏博軍校事田季安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宏正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

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於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投魏軍錄功超授憲誠兼中丞鎮州王承宗死宏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爲王庭湊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宏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寃時幽州朱克融援助廷湊布不能制因自引決軍情讙然憲誠爲中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軍卽擁而歸魏共立爲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湊並據兵爲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爲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尋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時李宥爲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宥節

鉞

城馬頭

仍於黎陽艤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

其言甚悖旋聞宥爲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

誠蕃人猶狗也惟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譎

如此朝廷每爲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卽位進秩檢校司

空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軍

城表邀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略婚媾及同捷

叛復潛以糧餉爲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

憲誠嘗遣驍將至闕下恣爲張大宰相葦處厚以語折

劉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爲應時憲誠示出師共討同

捷復遣大將丕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  
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

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  
沼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

及滄景平

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願以

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

檢校司徒  
兼侍中

移鎮河中

封千  
乘郡

公以李  
聽代

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

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爲軍衆所害

初憲誠將  
以族行懼

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  
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  
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  
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  
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  
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  
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冊贈太尉

孝章

字得仁本  
名唐後改

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爲魏帥取大

將子弟列於軍籍孝章倡言願効文職愬奇之令攝府

參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

章以父任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承

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強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

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漑竭節事上

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

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檢校散騎常

侍兼御史大夫賜紫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

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檢校工部尚書尋請赴闕文宗慰

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覲自孝章

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別爲一鎮俾孝章

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節起復為

右金吾衛將軍間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遷於滑一

歲入為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授邠寧節

度進檢校戶部尚書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

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自邠寧以病丐還贈右僕射憲

弟憲忠字元貞少為魏牙門將田宏正討齊蔡常為先鋒

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為貝州

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

亭鄣徙客館於外戎謀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

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蕃遣使

來請墮城且願以常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

前吾未賊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為負宜

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

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於陞積緡錢十萬粟百

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

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爲備  
鬪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  
喜奉酒踵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徒節  
振武軍於是故帥荒沓使遊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強取  
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  
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  
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  
子檢校尙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  
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  
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

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

宏正

宏正攻玉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  
昌向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

鎮人大懼宏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爲衙內都知



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進

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卽三軍

安矣推而立之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我令衆

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

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爲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

累官至檢校司徒平章事卒贈太傅諡曰定

子宏敬新書宏敬名重順賜名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

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別俟朝旨宏敬不從竟

就加節制時帝新卽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宏敬自副及劉稹反加東面招

使討不時起兵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丞戰宏敬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

山東兵命宏敬將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黨

角塞其道不奉詔

宏敬方出師壓境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宏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

射澤路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

至使相

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

咸通初

卒

贈太師

子全皞嗣之

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

平麗勛以功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皞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費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駿滅糧

帛衆遂叛全皞單騎遁

十一年爲軍中所害詔贈太保子孫相繼四十

餘年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

本州右職會昌中從何宏敬破劉稹以功爲貝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任軍門  
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爲  
軍衆所殺推允忠爲帥時僖宗爲普王卽降詔遙領節  
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  
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  
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  
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

子簡自允忠初受戎帥便爲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  
檢校工部尚書允忠卒卽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  
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中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昌

黎郡

新書魏郡

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僞命爲河陽節度使

時僖宗在蜀寇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強盛竊懷僭

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弃城而走簡

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歸遂移軍攻鄆鄆帥曹全

最

新書曹存實

出戰爲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

新書朱宣

收合

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爲諸葛爽

所襲簡因欲先討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

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爲爽軍逆擊敗之簡單

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

再世凡十二年當是十四年此十二年誤

時中和

元年十一月也

案本紀在中和三年二月爲部下所殺新書同當從本紀

樂彥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瀘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  
尚書彥禎少爲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彥禎爲  
馬步軍都虞侯轉博州刺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  
瀘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彥禎以一軍先歸魏人  
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  
戶部尚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冊  
拜司徒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  
王愬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箒欲合幽邢  
滄諸鎮同盟拒賊彥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  
銘厚謝卒不克州之衆板築羅賊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

用怨咨又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

之至圍而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

知鐸名望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

百餘輩出入臥內號爲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

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彥禎因命爲

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

器取索錢帛使人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彥禎危憤

而卒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旣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囚彥禎迫爲桑門尋殺之

衆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爲起師次內黃從訓

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珩按兵不出衆懷疑懼復害文珩推羅宏信爲帥宏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水宏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德元年春也

彥禎起凡七年

羅宏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爲本

州軍校宏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

善騎射狀

貌雄偉爲禪將主馬牧

光啓末彥禎子從訓忌牙軍出居於外軍

衆廢彥禎推趙文珩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爲不便因推宏信爲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宏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宏信竊異之及

廢文珩軍人聚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宏信卽應之曰  
白鬚翁早以命我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  
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尙書權知節度留後  
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充魏博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

章郡公

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二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詔宏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

尙書雷艱來責粟宏信素脅於牙軍擅殺艱全忠以檄譙讓宏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宏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洛假道相衛宏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宏信壁內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宏信乃還兵

乾寧中朱

全忠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



令大將李存信屯莘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宏

信不平之

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搃魏滑路宏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舫絕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

忠疑其紿自將至滑州宏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瑋教宣復壁莘宏信厭其暴而瑋溝壘自固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

日貴道堪憂宏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信敗之

宏信乃攻瑋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邱而宏信已破瑋太原怒舉兵攻魏營

於觀音門外

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

汴將葛

從周援之屯於洹水

從周爲閻寶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

從周大破之

李克用子落落時爲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乃

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

大戰自龍潭宏

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宏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  
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宏信不堪其  
偏光化元年如全忠告急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蹶  
拔洛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聞  
磁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  
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 朱全忠方事

兗鄆懼宏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答貺全忠  
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  
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宏信以爲厚已亦推心焉宏信累  
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  
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威新書名紹威  
石晉諱紹字  
威字端已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  
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宏信卒襲父位爲

留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

長沙王天祐初

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

授檢校太尉守

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

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

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爲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

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兇戾者強買豪奪踰

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

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爲其所立優弊小不如意則舉

族被害

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也

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

息而心銜之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

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

遣將李思安屯於洹水

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葛從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周自邢洛引軍入魏

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仁恭攻魏從周以五

百騎出鬪謂門者日前有彊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

燕將劉守文單可

及攻汴軍於內黃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

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

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

魏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

從周攻拔德州進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

軍蔣元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鷓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

遇輒勝仁恭約和乃還

從景附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

亂威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楊利求

援於全忠密謀破之全忠遣

符道昭

李思安會魏博軍再

攻滄州

求公佺魏軍不之疑

全忠女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

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密於興中實兵甲入魏言

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

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卽假全忠帳下

銳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疑堅請不出威恐洩其事慰

納之

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注

是月十四日夜率廝養百千輩與嗣

勳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

軍趨庫得兵不可戰

遲明殺之殆

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

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軍

魏軍攻滄州者

在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於高唐

李重霸屯宗縣分據

貝澶衛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州兵以

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爲游騎所獲支解之進拔博澶二

州李重霸走俄斬

其首相衛皆降六州之內皆爲讎敵累月平之

其偏然勢弱爲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內悒悒悔恨全

忠兵在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

道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

威問說曰邠岐太原皆狂謫以復唐室爲言王宜自取

神器專天下之望

全忠歸乃受禪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

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諡曰貞壯威性明敏達於吏

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

佐賦詠甚有情致錢唐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

東生威遣使賂遺敘其宗姓推爲叔父隱亦集其詩寄

之威酷嗜其作目已所爲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  
人士諷詠之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強地廣合從  
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羣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  
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  
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  
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贊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  
樂世數盛衰足以爲鑒念茲在茲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三

列傳三十三

王重榮

兄重盈 子珙

王處存

子部 弟處直 鄴 弟處

諸葛爽

高駢

日用之 秦彥 畢師鐸

時溥

朱瑄

弟瑾

王重榮河中人

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為騎將鹽州刺史咸

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

名警軍中

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元寔元寔怒執重榮

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元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

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

廣明初重榮為河

中馬步軍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



於賊賊僞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通京師賊徵求無  
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都曰吾  
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被徵求

復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儻不改圖危亡必矣請絕橋道  
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惟公圖之

願以節鉞假公翼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

使求援鄰藩

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賈湊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

奉迎湊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  
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  
也尚誰索目湊吏趣具騎湊卽奔還旣而賊將朱温舟師自同州至

下馮

黃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

獲其兵仗糧仗四十餘艘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

檢校工部尚書時中和元年夏也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

蔡之師萬人屯武功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

勢攻之擒祥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

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俄而朱溫以同州降復

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於河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

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忠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

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破賊出其不

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

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雖小捷銳旅

亡失萬一賊儻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儻得李鴈門爲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軍至克用使陳

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

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

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鄉

鄉郡王

累加檢校太傅

光啓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

復國藏虛竭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權

課直屬省司以充贍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權使每年額

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

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

音論旨

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爲

定州節度

以王處存代之

制下不奉詔

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勅令孜離間方

鎮

令孜

遣邠寧朱玫

率禁軍攻之屯於沙苑

重榮詔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

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帝數詔和

解克用合河爲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

中兵戰沙苑寶雞太原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宮令

孜尤懼却劫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

會太原之師於河西以圖興復

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齋詔論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

明年王行瑜

繼十萬願討政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居多重榮用法稍嚴季

年尤甚

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

部下常行儒者嘗

有所譴罰深銜之光啓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

榮夜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爲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

爲帥

重盈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羅陝魏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卽拜節度使未幾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

重盈旣立誅行儒與其黨安

集軍民

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爲忠武節度使乾

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爲留後重盈子珙

時爲陝帥瑤爲絳州刺史珂卽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

榮繇是爭爲蒲帥瑤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溫書云珂非

吾兄弟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

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

請婚於李克用

太原保薦於

朝

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

琪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

援

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

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

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

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

用遣李嗣昭援之敗於猗氏獲其將李璠

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

賊害時政

謀廢帝而立吉王

而請以河中授琪琪瑤連兵攻

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琪兵退克用拔絳州斬

於渭北

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帝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曜謀挾帝幸邠

立

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

反正

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衛帝登樓諭

王重榮

四

不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於郊兩  
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  
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徒石  
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節繫帝馬爲嘗民皆  
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充裕還京師克用遣使  
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營新平又詔涇州張  
鎰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  
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不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  
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鄆行瑜兵數  
却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  
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  
以克用爲鄆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 天子以珂爲河  
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供軍糧料使旣誅王行瑜克用  
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  
成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

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每戰頓敗琪性  
慘刻人有踰犯必斬首置於座前言笑自若部下戚苦

之因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璠殺琪

自稱留後

詔代琪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

名友謙琪

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同平章事更

人有罪輒

刺斬以逞棍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

聞剛鯁以

給事中召道出陝琪謂且柄任厚禮之棍鄙

其武暴不

降意旣宴盛列珍器音樂琪請於棍曰僕今

日得在子

弟列大賜也三請棍不答琪勃然曰天子召

公公不可

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

溺死聞帝

不能詰琪死贈太師詔光化末朱温初伏鎮

陝州冤死

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

定將圖關

輔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

珂與太原

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屬劉季述廢

討全忠由

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

立之際京

師俶擾珂憤見顏色崔胤潛乞師於汴以圖

反正旣反

正珂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



溫謂其將張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  
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存敬等率  
兵數萬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兵攻晉  
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旣無備卽  
開門降溫令別將何綱守晉州扼其援路

全忠率師繼進卽劾珂交

構克用爲方鎮  
生事不可赦

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珂遣告急於太

原晉絳旣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  
攻逼朝夕爲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  
阻前途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  
計無從出卽謀歸京師又使人告李茂貞曰聖上初反

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率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求爲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毀圯凌澌鯁塞舟楫難濟珂族艤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陴者默然無應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解衣袒索曰公苟懷疑訓請斷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

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爭舟苟一夫鳴張其禍莫

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半然後登舟赴

闕可以前濟不然則召諸將校且爲款狀以緩賊軍徐

圖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卽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

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

簡卽內存敬軍暨大幡城上遣兄隣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卽日退舍三月朱

溫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

人聞之感悅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

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溫報曰太

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

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歔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於汴後温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帥河中傳至珂二十年

新書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鹹朱攻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於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矣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隸神策軍為京師富族財產數百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

擬王者仕宦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處存起家  
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檢  
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黃巢犯闕僖宗出幸  
處存號哭累日不俟詔命卽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

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

僞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渭北

唐宏夫亦屯渭北詔處存

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面行營  
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時巢賊僭號天

下藩鎮多受其僞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

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

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元

年四月

僖宗紀二年二月

涇原行軍唐宏夫敗賊將林言尚

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  
繻爲號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  
哭歡呼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  
號雜軍翼日賊偵知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王師  
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  
壯七八萬併殺之血流成渠處存家在京師世受國恩  
以賊寇未平鑾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鳴流涕  
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旣奔世姻好特相  
款昵洎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爲之最收

城破賊克用爲之最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檢校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田令孜討王重榮詔處存爲河中節度處存

上章申理言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

搖藩鎮之心

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

初幽鎮兩

藩兵甲強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驕盈恒欲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爲之援處存亦睦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部爲留

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

以瓦橋灣

漵旋入祁溝

部方與劉守光厚

部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

之爲存敬所敗退營沙河

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遊奕騎已至且戰且引十

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將十五士死者數萬

汴人進

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十月

部斬親吏梁汶

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郭陷部委城攜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授檢

校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

石沔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爲帥及郃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台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出絹十萬疋新書三十萬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溫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

太尉不數歲復仕於莊宗後十餘年爲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爲伍伯爲令所笞乃弃役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爲徐卒累軍功至小

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歸

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爲招討使討沙陀於雲州表

爽爲副

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廣明元年賊陷京

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

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

代羅元果

元果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果奔行

在巢賊敗復表歸國

拜節度使

進位檢校司徒

李克用授陳許道天井關

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

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

章事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

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

武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

僖宗紀二

魏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弃城遁走簡令大將守

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晷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

自金商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珣率

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

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

三軍屢諫不從偏將樂彥禎因衆心搖說激之牙軍奔

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爲

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爲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

詔爽爲東

面詔討使伐秦宗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

案自及巢賊以下疑屬錯

簡當爽雖起羣盜旣貴之後善於爲理所至法令澄清

人無怨歎人士以此多之

擢累檢校司空

光啓二年爽卒帳中

將劉經

澤州刺史

張言以爽子仲方爲孟帥俄而蔡賊孫儒

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

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爲

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縻之

勇爵事李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累歷

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

諸將禦羌無功惟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

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取河

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先是李琢爲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

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

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召還京師

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至則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內

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邵邑

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  
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

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  
右武威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  
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  
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鱸艦甚盛乃晏權  
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  
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  
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

又以廣州饋運艱澀駢

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

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

又使者歲至乃

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

天

治旣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

子嘉其才

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溥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徒節天平薦溥自代詔

拜交州節度使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

等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

僖宗立卽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詔蠻

寇壽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

察等使

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

三十萬駢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盧山  
間駢至遽解去駢卽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  
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  
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  
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廩并餐  
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廩不團  
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廩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  
士失望於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  
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圍求不得天平  
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  
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廩以自養不堪  
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  
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廩然密藉  
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貸投口  
於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  
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

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榮有節度使奪戰士  
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於  
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  
爲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擇則探  
之或十或五投將李敬全斬決親吏王嚴說駢曰突將  
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

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弑之

以墉甃雉堞由是完堅

負城邱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  
訖功築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

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口新吉孰  
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元城

傳檄雲南以兵壓境

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

檢校  
司徒江陵

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

梁纘者本以昭義軍  
西戍駢表隸麾下

乾符四年

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

等使進封燕國公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



師討逐其衆離散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

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

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纒

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甲師數十人賊南趨嶺

表天子嘉之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

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遣湊以兵五千屯椰扼賊西

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接循潮自將萬人由

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未以邕

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

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

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

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  
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

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

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

宜假賊方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

兩罷之駢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元

年夏溘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

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溘進擊之

巢大懼以金啗溘溘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  
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  
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  
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求戰  
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

淮由采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

璘擊殺璘乘勝度江攻天長

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

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蹈無

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惟江淮爲

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

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卽令出軍有愛

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

立功卽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

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

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

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

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

駢將曹全最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

其年冬賊陷河洛中使

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沒盧

攜死

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

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

駢大閱軍師欲兼并兩浙爲孫

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雉雝

於揚州廨舍占者云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

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

與浙西周寶書請同人援京師寶大喜卽點閱將赴之

遣人偵之知其非實駢在東塘凡百日

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爲不

利復還廣陵蓋禳雉之異也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

以宰臣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

副之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

加侍中增實戶一百

封渤海郡王使務並停駢旣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

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更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劍戟攢心若湯火在已只如黃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卽爲已有縱然遣使徵得救旨不許過淮其時黃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

潼關已東止有一徑其爲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略無阻礙卽百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蒼黃西去內官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荆榛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況自桂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梟巢卽覆臣讀禮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

潰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誠  
如斯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  
臣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爲驗矣委之副貳詎  
可平戎況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能戢彊兵萬  
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爲宗祧無使百  
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  
氏復興卽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  
宗社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  
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  
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克復官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

忠臣沈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  
語切無任憂懼之至詔報駢曰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  
三代勲庸銘於景鍾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  
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  
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略使授交趾節旄聯  
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  
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  
之日政聲洽平泊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內亦無侵  
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爲雄壯實少比儔渚宮不暇  
於施爲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即渡江自到廣



陵併鍾多壘卽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勳  
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愜徽章位極三公兵  
環大鎮銅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員幾於  
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爲  
託賴豈愧神明自黃巢肆毒咸京卿並不離隋苑豈金  
陵苑水能遮鵝鸛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  
歸止寧免鬱陶卿旣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  
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  
封寶貴表優恩何迺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  
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

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劍南荆潤  
維揚聯居四鎮綰利則牢益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  
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  
而乃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  
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効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  
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  
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遂奄殘京國  
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  
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卿初委張  
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

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僊教導苾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都統旣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汚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旣知麻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拘怒之臣貯救難除姦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

羽泊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詔軍前并移汶上  
喜聞兵勢渴見旌幢尋稱宣潤阻艱難從天討謝元破  
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  
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  
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  
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  
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真同  
浪語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  
痛之實在茲也且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  
網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強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

致令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蔬食適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己不敢違安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云自來所用將帥上至帥臣下至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况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矍相射義者

昔曹沫三敗終復魯讎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  
尙父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鼙尋則功成鍾鼎安知王  
鐸不立大勳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  
席之恥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往  
日者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  
朕不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  
自知運祚必保延洪况巡省已來禎祥荐降西蜀半年  
之內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髮善闡並  
至梯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  
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

劉盆子耶仍憂軼道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  
何太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儉人  
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  
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  
是忠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  
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  
化之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  
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寓巴邛所  
失恩者甚多尚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况天步  
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

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隳凌朕雖冲人安得輕

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

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

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

復故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佞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明年四月王鐸與

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

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絕戎政軍中可否取

決於吕用之用之者翻陽人世爲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歡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

山事方士牛宏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

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曰



爲誕妄以動駢

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煜僭號僞授駢中書

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

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

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

爲牙將

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爲人臣慮機事曠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繫之明日殷

以褐衣見辨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却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道

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

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二三人授道

家法錄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

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

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  
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  
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惟勝可往駢許諾數月  
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  
駢寶祕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  
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机上駢得  
之大喜爲萬鵠庭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駢衣服乘  
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擿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  
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妄媵雖將吏不得  
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卽引去  
自是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續屢爲駢言駢不聽續懼解  
所領兵駢還其軍於昭義續不復事矣用之旣自任淫  
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  
衢閭間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籍口誅所惡者數  
百族又募卒二萬爲左右鎖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  
如駢府用之每出入珣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  
備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  
侍百餘皆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侍月二十宴  
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  
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

克用之因諧二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截焉駢從子漢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漢貨貫不能滿故妄言因出漢筆驗之駢敕吏禁漢出入俄醫舒州刺史未幾爲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漢嗣襄王溫僞授用之爲嶺南節度使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吳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偏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請駢齎府第有隋煬帝所於其第密縊之給爲昇天事不克

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啓元年無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象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內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燦地自二年

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物踊

貴道壅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爲三軍所逐駢

喜以爲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略定遠聲駢令畢

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

行營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誅用之

十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爲廣陵帥旣而蔡賊楊行密自

壽州率兵三萬乘虛攻城城中米斛五十千餓死大半

師鐸出駢囚南第秦稠麾下求無厭燒貢奉樓數十楹

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私

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彈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

盡師鐸徒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  
拔須髮無遺再縊乃絕仇家睢其目去市人投瓦礫擊  
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

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駢家  
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在意師鐸復推立之駢家  
屬並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  
欄檻煮革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召從事盧況謂之曰予  
三朝爲國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淨非與人世  
爭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  
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卽目弛於防  
禁願奉令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  
也若持疑不決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  
其謀及乃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爲賊內應又有尼  
匿去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楊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

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卽令師鐸以兵攻道

院

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

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

衣候之俄而亂卒昇階

駢罵口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遠爾衆碎易有奮而擊駢者

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旣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奠酒信宿不已

獨用之縗服哭三日

駢與兒姪死於道院

與子弟七人

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俞爲

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後故吏鄺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

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

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胷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

以至族滅

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於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於路

畢師鐸者曹州冤胸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爲

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爲鶴子仙芝

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効也頗

寵待之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爲

用之讒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爲用之所奪

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倚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

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光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

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怒用

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召還師鐸母在廣

陵遣信令師鐸遁去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覬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

謂師鐸日用之欲因此行鬪君既授書神劍矣或謂師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

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爲解

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呂用

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我若重擾百姓復一

用之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

曰鄭漢璋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



在淮口聞吾此舉卽樂從也

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惟牛

夜出土皆絳繒

乃趨淮口

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潛師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

與漢璋合得兵千人又相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

見

劍詰其變神劍辭

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曰公見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

前受襄王僞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節鎮令

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卽割臂

血爲盟推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誅用之

守一爲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駱元真倪詳遂本

新書

並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

將發神劍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

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稟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難無鬪志何事聲

援君意不行孰敢違漢璋內忌神劍恐不為已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女共之四月趨廣陵

營於大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

且自督戰命曰斬一級賞

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罷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諸門

高駢登延和閣聞

鼓譟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遏不得適已隨

宜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元女一符耳

駢曰吾覺爾之誕多

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用之慙不復有言

師鐸陳兵數日用之屢出戰

師鐸憂其不克求救於宣州秦彥曰苟得廣陵則迎公

爲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鐸門客畢慕顏

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至兵威漸振

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悞

我何多百姓遭羅饑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師鐸

可令大將一人自行用之卽以其黨許勸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繼

韓問何在合爾來耶卽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卽火之用之選勁兵自衛

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駢驚匿內竅少選乃出此曰得非反邪命左

始與駢貳乃合猶子傑握牙兵師鐸壁揚子發民盧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

得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鑿餉皆相失至饑死者相枕藉令師鐸母作書遣大將古鐸

與師鐸子出城喻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

德正爲淮南除弊但斬用之守一卽日退還高郵願以

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卽日城陷

師鐸入守將張全遇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呂用之由叅佐門遁走駢從

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鎖邪兵復斷其後用之  
懼乃出奔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  
奔天長初用之詐爲驛書召兵於廬壽驛聞師鐸至召  
城陷而楊行密萬人次天長川之自歸驛聞師鐸至梁  
續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改服俛之  
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驛乃命徹備改服俛之  
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卽日署爲節度副使漢璋神  
劍皆署職事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召彥於宣州  
師鐸去丞相號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  
使孫約迎秦彥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  
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  
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爲帥兵權非足下有  
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爲上策若秦

彥作帥則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

懷

師鐸以告漢璋漢璋曰善

師鐸猶豫未決

張神劍求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

將高霸將攻師鐸

而秦彥軍至五月彥爲節度使署師鐸爲行

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悅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

彥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

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彥

師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彥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

萬圍揚州行密求救於汴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

口以爲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

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於高郵之南鄭漢

璋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爲卒隸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兵敗於淮南乃與許勅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滂爲觀察使朝廷因而命之光啓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彥爲帥彥召池州刺史趙鏗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州師鐸推彥爲帥五月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彥

與神劍等連和

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

灣頭山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子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色

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

令秦稠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關

爲行密所掩盡沒稠死之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屯於東塘重圍半年城中芻糧並盡草根木實市肆藥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形烏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

彥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元真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爲左右翼旣成列久之

行密乃出委輜重於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  
行密先犯元真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  
玉貨糧伏謀而出行密引輕兵蹙其尾俘殺旁午橫尸  
十里師鐸等奔還元真戰死師鐸雅倚元真驍敢能拒  
敵既失之惋沮彌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  
日不復議出戰矣

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爲上計也

彥遣漢璋擊神劍破之  
神劍奔高郵漢璋欲窮

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  
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於門以招  
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  
人爭出相騰藉死壕壘幾滿王朗踣而殞行密既入殺  
梁纘於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間之赴井死  
居人墮懼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

與師鐸突圍投孫儒並爲所殺

彥師鐸與唐宏倪詳焚  
白砂將度江會秦宗權

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  
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  
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  
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



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卽告僞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章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捧之至儒所儒質彥反辨罪斬之至師鐸呼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汚我手邪趣斬之漢章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僞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謀知行密糧乏自江灌之間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僞遂據揚州江灌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

中和二年

新書紀在中和元年八月此云二年誤

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

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

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於境上詳遣人迎

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為留

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

七里亭其夜為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為宿州刺史

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

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營潑水秦宗權據蔡

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

捷授東面兵馬都統黃巢之敗也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其將尚

讓以數千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尼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後林言

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章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

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

南亂朝廷以全忠遙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

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汴人應援路出徐方忠

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畏恨遣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溥阻之聞其倚以兵襲之全

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

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全忠自將及

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錫山朱友裕救之各

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

丁會築隄闕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瓛守而溥將

劉知俊引兵三千降全忠軍蓋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

荐餓死喪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

十七以上

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

害不受代

諭軍中回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卽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旣復留

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揚

行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

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詔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

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蕃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

破乃徇妖辭士心憤矣焚其書

督餽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

溥求援於兖州朱瑾出兵救之

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存曰

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

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

營不值大雪糧盡而還

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

完壘城中守陴者饑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

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

也地入手汴

朱瑄

新書  
宣

宋州

下  
邑

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爲王

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

將曹全晟

新書  
存實

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爲軍候會青

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爲草賊

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

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

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

鄆全晟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

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

之授以節鉞

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

三軍有爭天下之心秦宗權之盛也屢侵鄭汴

使秦賢列三十一

六壁自將督戰

朱全忠爲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瑄令朱瑾出

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厚全忠狡譎

翻覆虎視藩鄰

全忠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歸韓言宣納汴亡命書詆

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激悲望全忠由是顯結其

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

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

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珍

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

千縱鼎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

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

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

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

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

瓠河具友裕相失距濶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  
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郟虛實身將而北會宜引  
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  
死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  
會宗權誅

乃急攻徐州時溥求援於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修好

偽許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

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郟全忠遣隴師古攻齊州宣  
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

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  
忠迎戰東南風急津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  
縱火焚其旁燔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  
宣薄戰擒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宋友茶擊兗州瑾  
堅壁乃整而守宣饒瑾友恭奪其權全忠自軍單父會  
宣求救於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  
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  
全忠復攻郟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  
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栢和大寒全忠軍多  
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冀邱賀瓌以奇兵擊全忠

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遺軍道大陂  
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  
全忠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  
全忠絳同姓歡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若加禮因  
使招瑾瓊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  
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襲  
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  
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  
莘援宣爲羅宏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  
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追其西門兵不出全忠  
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

人不得耕織民爲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

弟瑾合兩鎮之兵與汴人大戰於魚山下瑄瑾俱敗兵

士陷沒汴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

食竭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塹塹師人踰而升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爲野



人所害傳首汴州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榮氏至汴州

爲尼

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軍齊克

讓爲兗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

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

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兗經年

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爲別將所拒瑾子用貞及大將

不得入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寶不納乃趨乃渡

淮依楊行密行密寵待之解玉帶用爲壽州刺史表領

節度使畀以兵師古從擊殺師古而大敗汴軍於清口從周遣師至

周以兵七萬討行密

澤水方涉瑾追及  
殺傷溺死幾盡

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楊溥時

謀亂爲徐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  
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惟重榮  
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  
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  
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橫高駢  
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茲狼藉後來勳德可  
誠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  
口王綱之紊羣盜及茲復何言哉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卽爲盜闕乾坤盪  
覆生聚流離讀駢章疏可爲涕洟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三